濟寧州志

三十三　三十四

LIBRARY
SEP 1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42
C5532
1785
v.20

藝文拾遺下　補錄

諫昌邑王書　漢　張　敞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諫昌邑王書　王　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於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樽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

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
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
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
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
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
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于大王大王于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諫昌邑王書　王吉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亡

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舉援而立大王其
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
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

大王亷氏

樂志論

漢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

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昌言　　仲長統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

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于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奮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出則馳于田獵荒廢庶政棄亡

人物濆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訐咨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餓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

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潔清之士徒自苦于棘茨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

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也夫亂世長而清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蹈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

切之念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并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黠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慾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簒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滲穢之行淫昏之罪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

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
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
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
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
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
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
章之服不爲編戸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

坐刺客死亡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寃枉窮困不敢白理雖亦猶綱禁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至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

安得不参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以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贓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者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

也衆者爲人下若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
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
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榦此理天下
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
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
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
使遠者不過二三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
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
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
業敦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

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惰有事不廹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

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亥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下究人理與頓廢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徵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

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廩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虚僞之名使小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

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必取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横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

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騖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徵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民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奸也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

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

篤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
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
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
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
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
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
于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
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
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

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可得彈正者哉向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乎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嘗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

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于媟近輸權貴于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王仲宣誄　　魏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殁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維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

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蹶世祖撥亂
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
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
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
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
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
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
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

竄身弱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
遂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
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
都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
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
署祭酒與軍行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
百司僃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
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

駭風徂君侍華轂耀爥王塗恩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近發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於戲夫子金石難敝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墜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

雲要子天路喪柩旣臻將反魏京靈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嘆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歿達士狗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之人皆不敢

[illegible]衛[illegible]

太宰郗鑒碑

晉 孫綽

公葢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瑯琊王應天啟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兖州刺史金章仍剖元鉞載飾于時外寇凶熾群逆炎起公奮其忠勇精貫日月信順爲甲胄大節爲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功惟丕德器純固體識深宏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愷篤誠簡于帝心明允著于蒞政信鍾山之圭璧歲寒之靈木者也摛藻風雲策名

帝錄肇階方尺遂隆臺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與
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化歸之太素彼著者天
曾不遐旃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
度

金鄉薛少府畫鶴讚

唐　李白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絕烟丹眸星皎昻然停眸霍若驚矯形留座陽勢出天表謂長鳴于風霄終寂立于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年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景以浮烟

金濟書

送康若虛赴任金鄉序　　唐　孫　逖

昔太史公涉汶泗登鄒嶧以觀孔氏之遺風康子之吏于是邦有以見古人心矣況大君出豫將事升中之禮有司擇人俾佐泰高之邑利任求舊急于使能位卑才難亦可宗也夫强學者義之用工文者義之本明識者智之府令名者德之輿子曰凝四德以待百事如農之既勤若射之有志行無越思往無不利彼游刃于理劇固恢恢乎有餘地矣初余以朋友之故謫居荒服憔悴湘汾縉雲不調明時殆將十載是舉也所謂理舊汙續常職信

有國之令典知若人之晚成五月鳴蜩載驅翹翹贈之維何折彼采條餞之維何席彼秀葽炎雲在天景風拂野時煥方熾吾子勉之請各賦詩以無忘平生之好

金鄉唐烈婦碑

明 胡汝桂

烈婦唐氏邑人唐恩善女庠生王思賔妻也王生疾唐氏禱于神願以身代隆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王生卒唐氏以衣質錢具棺斂輒不飲食母知其意謹防之至十二月十八日紿母曰年節近母可暫歸視吾父母信之歸移時來則唐氏巳縊死柩旁矣邑人哀而奇之縣令學官鄉大夫士皆爲文以祭仍頌其事于詩者文者句聯者余悼風化之久湮羨彝倫之有在效郎鄲辭紀實以詔來世其辭曰天道裂日月缺地道裂江河决人道裂節

義滅天樞地維統繫人極彝倫罔忒乾坤寧謐三
才兼任丈夫是宜窈窕淑女渺渺其身巍巍吾道
獨寄斯人自古有死無信不立聖言如符女心如
結歷觀往史咏彼栢舟哀姜哭市杞崩城隅尅面
㔟耳引鏡用刀坐臺俟水抱樹而燒伊惟烈婦德
茂等倫皎皎日月浩浩乾坤連理比目景星慶雲
化為祥風驅掃塵氛俛彼鬚眉甘心馮道禽獸同
歸豈特蹠盜南朝節義侍郎一人我朝靖難半為
良臣痛彼綱常揮淚沾襟生賤死貴誰知道閒欲
為丈夫來覩茲文有不發奮是無良心

招撫劉體純等書代陝西白制府作　鄭與僑

蓋聞識時之彥勒勛名于竹帛享逸樂於終身所以順天命而協人情也念我

朝當流寇鴟張之際幸兵靖難定鼎燕都傳檄而天下歸心雖運會使然亦名正言順得民有道耳自

先皇帝御極十八載群方盡入版圖含靈咸遊熈皥獨將軍之衆尚聚深山揆其從前情事或有所安或有所待或有所疑茲本部院代爲籌之今昔之局非復不同理勢之間確然可見昔之情有所安者不過謂高巖深谷險阻可憑鑿井藝田桃源無異依

然室家之相聚怡然賦役之無擾自可優游歲月
耳而今恐不然試思
天戈所到罔不披靡雖有險阻夫豈足恃曩以用兵
四方故待將軍自爲向化今四海既一臥榻之側
安容鼾睡執鞭弭以從事即欲高枕自處豈可得
乎昔之意有待者不過謂武庚尚在或可然灰抗
持大義亦爲有名而今又不然自
皇上嗣服天人協應進兵緬甸白文選等率命投誠業
已到京李定國之子李嗣興劉文秀之子劉震又
俱歸附鄭成功父子相夷嚮指殞命其黨楊學皐

等率衆薙髮出海則西川已靖南順無聞天下事
無復可望又何所待乎晝之念有所疑者不過謂
降來未必見宥爵賞未必輕加而又殊不然
盛朝寛大專事懷柔歷年以來滇黔蜀閩投誠多人
如義王海澄慕義向化兩侯等現享尊榮者指不
勝屈卽下及士卒亦加意安揷不令失所將軍豈
無聽聞舊歲首頒
恩詔有果能向化優陞加賞之諭今復特奉
上諭再行諄示
王言豈有反汗之理此三者料皆將軍之情事本部院

計之熟矣故自奉節督秦隨出一紙不啻涕泣相告嗣遣李璀賫書前往又遣李政東晟明繼去三遣任惠孫永福奉聞俱爲郝永忠所阻故未得將軍好音本部院赤心白膽天日爲昭凡事肩承必令終始將軍人傑豈不能相信今因賀營遣人納欵差官往逕因賫

上諭告示及書函託賀營差人轉達幸即消釋疑慮毅然自決如果傾心慕義本部院立爲具

題倘别有欲言不妨一一見示當一一代請安富尊榮本部院以國家數百口保之引領以望幸先發

同音不然大兵已會郝永忠掃蕩之後恐七萃未
有遽返也是在高明自酌所便可耳至切至切

回賀道寧書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代白制府作　鄭與僑

洪惟我
朝覆載爲心以生成爲量凡釋戈投誠靡不推心置
腹爵及苗裔今
皇帝御極之初首頒
恩赦廣事招徠又兩勤
詔告嘉與維新　生受事以來推廣
皇仁先遣李璀繼遣李政東晟明三遣任惠孫永福各
賫部發告示及　生手書入山開諭俱爲郝永忠所
阻今麾下遙亮區區之愚聞風効順賫本持書差

官遠遁想亦仰體
熙朝寬大及　生與人無欺一念故不難爲竇融河西之見機耳劉三顧于嘉平二十三日抵省賫到本章隨具疏馳
聞矣
朝廷文德誕敷化隆干羽
温綸指日可下但麾下既釋猜嫌傾心歸命一切勅印與官兵器械册籍亟宜賫投麾下于何日出山兵衆于何途赴陜俱當一一開示以便再疏
奏報　生赤心白臆天日爲昭願勿懷疑懼以膺渥寵

至于袁列塔三營閫係麾下夙好至戚倘不惜齒頰轉爲招致在彼不至爲後夫之凶在麾下即借此以邀帶礪之策陽功陰德兩在不磨矣白文選業已乘傳到京楊學皐又已薙髮出海李定國之子李嗣興劉文秀之子劉震俱已來投時僅三月群雄次第歸附天心人事豈不昭然曾勦之師尚未出境而麾下奏牘輒已先至識時務之俊傑非麾下其誰歸哉三顧遠來勞頓暫息會城專遣員任惠同三顧人遠迓麾蓋語語血誠非駢詞所能盡並希高明原照裁處立俟回音臨風諄切

賀珍稱偽岐侯盤踞四川大寧鹽井與房竹賊郝永忠相為犄角逼近興安為肘腋患今珍已死其子偽富平伯道寧代領其衆當兵馬會剿之際遣偽總兵劉三顧賫本持書遠來納款○右節錄題報賀道寧投誠疏

詩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唐　李　白

龍虎謝鞭策鵷鸞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鶉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雖將簪組狎若與烟霞親季父有英風白眉超常倫一官即夢寐脫屣歸西秦賓公敞華筵墨客盡來臻燕謌落胡雁郢曲迴陽春征馬百度嘶遊車動行塵躊躇未忍去戀此四座人餞離駐高駕惜別空殷勤何時竹林下更與步兵鄰

贈任城盧主簿潛　李　白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爲樂烟霞誰與同歸飛不忍去流淚謝鶢鶋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李白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

對雨書懷走邀任城許主簿　　杜甫

東岳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

階除

寄金鄉張贊善　　宋　王禹偁

年少辭榮自古稀朝衣不著著斑衣北堂侍膳侵星起南畝催耕冒雨歸種竹野塘春笋脆採蘭幽澗露芽肥伊予自是徒勞者未得囘舟舊采薇小畜集

宿濟州此濟州在鉅野　　晁端友

霜林落照亂棲烏千里嚴程今半途臓栗荒風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芻

答十五叔父任城相會見詩　　晁補之

太華玉蓮甘適口我欲求之靑壁斗崑崙不覬觀大宛何異學射中途還平生傲世亐南阮藏否未容留齒間七賢遠躅冥鴻上咸也復幸靑雲賞歸來濁酒厭獨傾跛馬却走詣任城紅桃白李晚寂寞黃菊獨暴秋陽榮謫仙酒樓餘舊址明月年年飄桂子不見山東故小吏斗酒雙魚誰共喜慟哭窮途自古難不應更待雍門彈瓜田今歲初白墾柴車後日復誰攀東阿下望有歸意且爲子建留魚山任城有太白舊遊處

濟州　汪元量

新濟州來舊濟州柳門西畔兩三鷗酒邊笑語消
長日弄竹彈絲盡勝流

發魚臺作　　文天祥

晨炊發魚臺碎雨飛擊面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
變疑是江南山煙霧昏不見豈知此中原今古經
百戰英雄化爲土飛雪洒郊甸天寒日欲短游子
淚如霰

過濟州　　文天祥

借問新濟州徐鄆兄弟國昔爲大河南今爲大河
北騰雲四萬里平原望不極百草盡枯死黃花自

秋色時時見桑柘青青雜阡陌路上無行人烟火
渺蕭瑟車轍紛縱橫過者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霜
蹄破荆棘江南寒未深銅爐獸化赤焉知行路人
鐵冷衣裳濕
按宋濟州治鉅野金徙治任城謂之新濟州
元至元六年已巳又徙鉅野至十五年戊寅
又還治任城文山於十六年己卯入燕所謂
新濟州正指任城岳遁志謂鉅野非
汶陽道中　文天祥
積雨不肯霽行路如涉川青氈續我後白氈覆我

前我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纒飛沫流被面代我泣涕漣濺歷紛南翔遊子入北燕平楚渺四極雪風迷遠天昔聞濟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地弔古愴蒼烟男兒欲了事長虹射寒泉

和濟倅劉君　金　党懷英

川流爲瀦鉅野闊水色天容兩開豁山隨水遠勢奔驁駿馬西來銜轡脫山前雲水散不收坐看木末來歸舟秋容澄明納萬象晝本寂然横雙眸謫仙曾未釣烟積想見夕陽寒影雙騎儵去作汗漫游只有荒臺壓澄碧臺邊昨夜西風來倦遊羈宦

心悠哉豈無瓊艘百榷載春色是中可以忘形骸

官居得秋況不惡高飲何遽悲搖落君不見中郎

詩翰憶湖山秋色正瀟遠雲閣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烟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

淸供惜無佳句答殷勤

詩翁徹骨愛烟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

二草頭巾久已挂三花趙隱芝子端同年進士令任城爲猾吏所誣遂隱居今年八十餘自言仙胎已成不久仙去

按右詩失名或金元人作二草是宋人事

濟州　　元　貢奎

舊濟知何處新城又作州危橋東去驛高堰北行舟市雜荊吳客河分沇同兖泗流人烟多似簇聒耳厭喧啾

東岱春雲　濟州十景見萬歷志　　明　王通

岱宗春曉看雲飛觸石無心出岫遲綵絢天壇曾獻瑞紅蒸日觀更多奇悠悠半擁秦朝樹冉冉長封漢帝碑四海蒼生瞻望久好施霖雨濟淸時

前題　　劉翀

泰嶽靑靑入望賒春來常是白雲遮陰連日觀千

峯雨晴絢天門五色霞霄漢從龍常近闕關河立
馬正思家明時會見行封禪瑞氣氤氳擁翠華

西湖夕照　王通

積水無塵淨不磨玻瓈深處夕陽多一輪暖映紅
霞色萬頃晴翻錦繡波宿鳥翩翩天外下歸帆閃
閃鑑中過畫船我欲攜龍笛醉和滄浪鼓枻歌

前題　劉狆

渺渺澄湖望不窮畫船曾駐夕陽中千峯倒映嶙
峋碧一水平鋪瀲灧紅鴉背浮金歸古堞雁行如
字寫晴空玉簫吹徹遊人醉十里荷香送晚風

天井銀濤　　王　通

長河滾滾自東來峽口奔流去不回錦纜乍牽人似簇鋏關初起浪成堆翻天勢湧晴川雪動地聲轟白晝雷萬國舟航皆入貢五雲北望是蓬萊

前題　　劉　翀

一帶長河遶郡來雙崖如列水關開崩騰浪湧風前雪湏洞聲翻地底雷春暖魚龍爭變化夜深雲漢共昭回十年去國今承召擊楫中流亦壯哉

梵宮金塔　　王　通

梵王宮殿晚氤氳百尺浮屠帶落曛寶氣迴浮千

界月寒芒直揷九霄雲夜深燈火龕中見風動璫
璫郭外聞萬古不磨天地裏題名何日紀華勳

前題　劉　狆

祗樹陰濃景自幽亭亭金塔幾千秋高擎日月孤
峯出屹立乾坤一柱留面面光分銀色界層層影
傍寶華樓擬攀絕頂招黃鶴飛珮凌風上帝州

靑廟林泉　王　通

踏破蒼苔一徑通巍巍神宇至今雄石潭夜靜龍
吟月巖樹秋高虎嘯風滿地綠陰雲靉靆一泓清
瀅玉玲瓏幾回載酒窮遊賞醉臥烟霞紫翠中

前題　劉獅

隱隱西山紫翠重神祠深處白雲封一泓寒漱巖前水萬壑涼生石上松長日綠陰喧鳥雀深春靈雨起蛟龍記曾牘載金尊酒醉上烟霞第一峯

嶧山聳翠　或以上六景并酒樓勝槩筆泉祠古爲八景　王通

百里名山入望賒紫霄一朶玉蓮花雨收嵐氣涵秋色日射雲光結暮霞踏翠未登仙境界分青長對野人家孤標盡立羣峯秀方丈蓬萊莫浪誇

泗水涵清　劉獅

泗河東去水溶溶楊柳磯頭色更濃百尺汪洋濤

湛玉一泓屈曲碧于龍轟雷未許鱗魚化縱酒還
教鷗鷺從醉後援琴人似畫釣船來往日從容

灌塚晴烟　　劉　翀

春郊雨過景偏幽西漢元勳土一坯樹遶任城晴
靄合烟含馬鬣瑞光浮山禽叫月空成怨苔蘚生
碑幾度秋此日我來閒弔古椒漿遠泛酹金甌

何墳古木（郎何休墓）　　劉　翀

春秋家學漢鴻儒蟬蛻堂封掩珮琚楚楚衣冠常
廟食蒼蒼宰木蔭邱墟功名共羨留清譽神道曾
經試過車仰止高山題不盡揮毫聊復爲公書

白樓同[illegible]二首　劉珝

宮錦仙人[illegible]此游牢籠風月有高樓崢嶸酒量傾
江漢光燄文章射斗牛起舞醉空天地眼放懷歌
盡古今愁一從八極飛鯨後雲海茫茫幾度秋

郡城城上有高樓李謫仙人此地遊四幕青天金
氣肅八窗涼月素光浮吟驅風景來詩筆醉捲江
湖入酒甌一自騎鯨飛去後危欄依舊水東流

望濟寧　楊士奇

疎翠輕紅水岸迂漁家遠近映菰蒲高城前望晴
雲下却記行程是半途

過嘉祥　薛瑄

使旌晚駐獲麟臺秋色蒼茫積玉開一帶青山連縣郭幾家茅屋接蒿萊山川自昔曾呈瑞鄉邑於今豈乏才却愧白頭尋歷遍使人寧不重徘徊

魚臺分司　薛瑄

翠竹紅榴掩映間柏臺清晝鳥聲閒情知物理相關處心與乾坤一樣寬

清明濟上　歸有光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憶任城　沈愷

春風一渡魯陽水夜月三登太白樓安得狂如四明客金龜換酒散春愁

任城題楊閭直夫泉香書屋　陸深

水紋花氣鬬精神疑是成都賣卜人傳得一區楊子宅藥苗閒洗雨中春

濟寧別翟體和　朱應登

君家原上好松栢小樹亦可干雲霄百年喬木自春色千里行人過魯橋爲別莫歌南浦句相期還向紫宸朝秋來江上多歸雁應有書緘慰寂寥

題濟寧公署　　李嵩

敢向明時嘆陸沉天門遥望九重深薄遊空復聞齊語久客寧能廢越吟樹鳥寄棲元浪跡巖雲去住亦何心梁園修竹依然在歲晚應容杖屨尋

過任城寄于水部　　羅鹿齡 鎮江布衣

相逢席未暖伐鼓又南征柳暗迷修渚雲垂失近城使君雙綬好歸客片帆輕一濯滄浪水徒深戀別情

任城覽眺　　屠隆

二月任城花氣寒登高載酒一凭欄汀洲送目雲

帆亂隴坂驅車雪色殘商女春衣飄錦帶王孫夜
獵闘銀鞍多情太白樓前月照入金樽萬頃寬
桑麻數畝樹陰深遲日疎林囀夏禽到處蒼茫堪
豁目幾多秀蔚足關心松蹊掃石留僧語柳陌扶
笻聽牧吟正好一樽酣野致無端簪紱擾幽岑

贈曹嗣山總河　董其昌

警水勤明主匡時得上公業從專鉞久恩向錫圭
崇湇濟蓮花府黃流瓠子宮十年驅節地重入指
揮中
蒼玉與朱旂高牙控上游已分周二陝盡護漢諸

侯龍頦藏弓地魚鱗轉餉舟應還補天上一解廟
堂憂

禹功猶在眼漢策若爲紛似鵲塡何補其魚歎豈
聞中臺今省月寶鼎欲歊雲一片征南石兼書白
鄭勲

高將軍歌 并序　于若瀛

將軍曹人也慷慨有勇畧往倭寇屬國時曾
上書直陳利害當上意方欲以兵事寄之尋
以病歸與余別數年矣已亥來濟寓鐵塔寺
與談時事激烈憤惋令人髮欲指惜其用不

究才而以病廢也輒為此歌

將軍年方五十強雙眸炯炯如電光揚麾色擁飛霞赤拔劍氣吐高天萶渝關兵氣薄東海出救朝鮮彌七載將士從征不奏勳推轂謂有將軍在將軍一疏叫天閽侃侃徵言動至尊部下橫行五百士爭能角技何桓桓天子臨軒求大將將軍自負不多讓于時厲士將出關誓不功成不西向豈料雄心一病銷五百之士氣沮喪歸來數畝足耕耘栖老南華一片雲羊祜輕裘難蔽膝孔明羽扇不禁飛偶來蕭寺寓古殿數載分攜今始面相逢乍

喜還乍悲可憐肝膽誰能見憂國憂時意氣同談天之舌捲雄風執手相看不忍去挑燈忽已星河曙嗟哉壯志安足酬從來李廣未封侯弗告堂集

題濟寧公館壁間山水柬董憲副國器　李裕

良工繪畫應擅名故向粉壁施丹青青巒碧嶂粲如綺溪橋流水空泠泠烟樹蒼茫隱臺閣白晝寒風起巖壑兩峯嵯峨揷九霄飛瀑一簾半空落古松偃蹇石崔嵬小舟蕩漾江水隈春雲水波掃不去野花含笑年年開我本當時雲路客到處山川多閱歷遠觀恍若太華之三峯氣勢崢嶸薄星日

近覩又似東岱之天門懸崖雙扇凌絕壁平生遊
興獨超然靜坐對之紛慮釋美人高趣尚在茲乞
歸同買謝公屐

雲峯上人以夜不收削髮談禪　陳伯友

浮蹤來濟上抱勝起禪林昔作傳烽使今爲入定
心雄談多慷慨俠骨已銷沉竹院乘清興支公好
寄尋

自入禪關後方知世路迷棄刀立解脫合掌證菩
提水動潮音響日高竹影低偶過接數語慈渡若
堪攜

凶年四吟　并序　　楊士聰

崇正庚辰辛巳濟寧大饑人相食土寇蠭起感時而有作

累年皆赤地無怪民窮蹙釜甑既生塵爨烟絕比屋三伺鮮九食餅空那得穀漉槐收澀實（自庚辰秋州人漉槐子爲食味苦澀）剝榆露白木（向剝榆皮爲食今春市中至鬻榆麪每斤價銀三分榆樹皆剝盡）楊柳馨寒林（二月採白楊花爲食）草根殫遂谷（澤中掘茅根爲食每斗價至一錢四五分）一家先後亡寂爾無人哭已分作捐瘠曷辭委溝瀆所恨息未絕同類饜其肉（辰冬流民食人肉巳春乃至親屬相食有死未及瞑巳被食者）良吏括倉庾辛勤爲饘

粥久饑始一餐爲能拯枵腹相將赴冥途止爭遲
與速濟城内外粥廠約十餘饑久饑得食存者不能十一○右死
尋常井閭中毎憂逢不若小竊類螟螣大奸乃鯨
鯢首事盧張等皆富室爲之焚燒作生涯殺戮爲娛樂賊陷魯橋南陽
等大鎮焚房舍數萬區殺死商民以百萬計遠鎮既攻陷近村恣驅掠賊焚各州縣
村落無算奮擒或抵罪兗西一帶有招撫之令擒賊者多抵罪强
撫先須爵招撫令下渠賊各授守備給劄黃蓋腰金公然與縣官交際其聚掠如故脅
虜黨日繁鄆鉅各縣有不與賊通者賊即洗蕩其村落仍以殺賊聞官狂驍力
寧薄多金捐不問賊以多金各處鑽營巧謀如媒妁士伍通
寒暄庸弁彝谿壑起事已修隙賊報平日讎者殺戮更慘勢張

更兼弱謂自相吞併生齒累百萬狠籍就鋒鍔何堪縱
虎翼乃至恬魚鑊徙薪空多算誰肯受良藥右死寇
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席平日少撫練臨戎增歎
嘖賊焰旣以熾調發雜主客强者太爭獰弱者不
任革緣村掠民蓄如駝識水脈馬牛擇肥健女婦
相與夕少抗輙被戮孰操自完策貧無立錐者更
復遭奇阨談笑借汝首聊以充斬馘所過聞哭聲
過後餘蕭索望賊多不戰醉飽以酣適右死兵
殺運殄生人輕繁如蠓蠛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
孽春來漸多疲什九劇綿惙蠢兒旣草萎良謹或

蘭折道路續新哭親屬累死別甚至數口家俄着無遺子材木歸高値匠者蹤幾絕時有製一棺工價至十五兩者木價可推矣貧民無葬力委棄空痛結横屍在通衢端爲烏鳶設腐背毎隨風亂骨俄森雪上帝本至仁民生豈盡滅祇憂閤浮世化作丹邱血疫右死

魚臺覽古　無名氏

海嶽周遭萬里還故鄉雲樹夢魂間春來踏雪湖陵寺遥見梟山接嶧山

汶濟雜詩　陳子龍

涓涓流石路離別在南池地脊如天黨山根足雨

師牛羊龍女宅松栢禹王祠爲有朝宗道川符貢不衰

讀楊文學定國帶血吟　劉士曠如皋人

萬里孤忠骨未寒千秋兩眼淚難乾高皇有士留楊子中國何人問嗌官渡口濤聲猶擊楫江頭髮影尚衝冠招魂濟上聽鷓鴣莫是南枝越鳥安甲申五月流賊破濟寧楊定國作帶血吟百首云

前題　王孫蕃生洲知州

吳王臺上露花寒北望威陵血不乾豺虎空迷燕地月乾坤獨醒晉朝官呼天魂結原頭草顧劍風

吹髮上冠誰使至尊殉社稷孤臣遺恨在長安

前題　　鄭與僑

風雨間關一劍寒哭天無泪口空乾魯連蹈海方

稱士王蠋懸枝豈計官效死寧甘存鬢髮貪生只

恐玷衣冠胷前佩得崇正字地下從龍心亦安

重過濟上贈楊聖喻　　國朝　方大猷

紅蓼灘頭映白蘋桃源有路迴非秦再游世外人

人老重話凡間色色新事到何妨存道氣心空端

可數家珍不將麈尾還王謝且自清言學晉人

仲家淺望嶧山作　　陳廷敬

言過仲家淺仲廟河水傍嶧山對廟門百里來青蒼
影連初日動勢接春水長遙岑插天漢空翠分崖岡
不覩泰山尊爭長雄東方欻吸亘南戒透迤趨西疆
豁然去欲無林巒鬱廻翔掩映仲子廟千禩嶸相望
我茲在川上漾舟涉微茫前浦行修途未登洙泗堂
生不逢孔子日月依末光扣舷問漁父夕照明滄浪
莊子有漁父篇

舟過任城追悼鄭孝廉 確菴　徐　釚 電發 吳江

龍臥江湖歲月遷思君淚落酒壚邊每憐飄泊三
千里曾話滄桑四十年折戟沉沙駒過隙題襟著

屐草如烟幾囘重到南池路愁殺難逢老鄭虔

已酉冬日余客任城與孝廉相晤燈殘月落爲余言舊事甚悉别後忽逾十載余因索米羈棲未及時相問今春令子鷺墀以孝廉自誌生壙及行狀來徵余爲作傳始知於前年六月長逝矣爲之潸然出涕又數月尋請假南歸道經濟上追念舊遊不勝酒壚之感

循城秋日樓居晚眺己丑時阻寇在粤　王天眷

無計遣愁去客懷與病深殘暉隨鳥下瘦葉觸風吟報國無他策思親望此心家鄉雲萬疊北望淚涔涔　詩與州志無涉因採訪冊有謂以爲王公使安南留十二年者故存此以諗之

豈不日歸去凭欄倍悵然酸風吹禿節密雪點著鬢水瘦遶山際天低去雁邊鶴峯宛在目坡老迄

今傳白鶴峯在歸善城內大蘇常居此 夢吟集
○按歸善爲惠州首邑宋循州也 下仝

粵歸志喜 辛卯

萬里殊方外鄉心折壯遊乍歸頻索醉有何幾登樓瘴氣千山雨寒星一葉舟感時書未上恤緯助深愁

戊午三冬無雪已未新春河憲葉公躬禱泰山大雪隨降公賦喜雪詩見示奉答一首

度得三冬到此年可憐民命一絲懸時逢久亢誰移歲人果積誠自格天返旆彤雲籠玉節隨車霈帶蘗桑田春來已有登豐兆億萬生靈賴以全

登山百拜荷神依誰道陽驕雪信稀罷謁漸看雲
脚闊飛花預喜麥胎肥憂先天下寬堯病澇沛人
寰慰稷饑濟上殘黎尤沐德請天不敷東公祈

信天翁水鳥也拙於攫魚俟衆鳥食魚有遺者
食之卒以得飽故以信天名予以之自號云

南海有水鳥云是信天翁此鳥性本拙不與羣鳥
同羣鳥爭食魚時時熱其中巧覷寒立雨貪滄飽
掠風貪者棄其餘半落水之叢巧者失之就或反
脫其嚨此鳥傍水隈恬淡以爲衷豈無臨淵羨匪
與衆爭雄所棄與所失倘來亦不窮衆鳥食且飽

此鳥腹亦充瞻彼兩般鳥各能得所終伊余來髮
後壯歲籍始通六載皇華使兩年御史驄三遷叨
外藩一麾走西東詎敢望清華司鹺濫及躬繼典
天潢牒勞勞頗効忠未幾乞歸田
皇命下丹官幾人能錦旋余獨受
恩隆再登宗正署再晉左司空歷官至九列入謀總未工
失原塞上馬得亦楚人弓如乘大海舟茫茫任轉
蓬長安多貴客無人似我懵我懵我未知總歸造
化功吁嗟乎宦路回頭那可問知己惟有信天翁
癸亥濟遺水旱繼以大災甲子春復旱總河靳

公首倡捐金紳士等竭力輸粟得數千石賑給
萬人放賑之日天降甘霖人以公實心爲民之
感云

昭代元勳柱石臣勞心求瘼念斯民巧炊無米徒
憂國捐俸傾囊不顧身爲念汲倉終是殢須知鄭
繪果然眞嗷嗷萬口全生活涸轍枯魚叓遇春
罄盡餅空竈不灰忍教瘠骨壑中摧飽囊唱散咸
相慶蒙袂嗟來實可哀力挽乾坤消沴氣共邀雨
露起枯荄只今歉歲成豐歲匝地歡聲動若雷
愁看白骨化靑燐萬命由來寄一人轉瞬眼前皆

赤子視饑脚下有陽春憂先天下功留世災被民
間痛切身救死全生眞再造出糧那惜貫如珍
計貧按籍手重披籌策難容一事遺恤苦當前還
念後施恩且喜反成悲關心望絕三春麥揮泪神
縈二月絲公嘗向余言一聞災異輒爲流涕功德煌煌何以報溪
山高處勒豐碑以上並夢吟集

自汶上至濟寧作　查愼行悔餘海寧

本業拋農務羣情逐貿遷刈藍多用染傳草半爲
烟樹藝非嘉種膏腴等廢田家家坐艱食那得慶
豐年

任城南馬上作　盛楓 丹山 秀水

浮雲東北馳遊子西南行馬首苦不戀前山空眼明昨夜東風發庭花落無聲我縱不思歸那禁離别情惘惘且出門千里復長征故人勞想念勸我駝蹄羹當杯雖痛飲百憂紛縱横身賤依人難家貧遠道輕孤生無長策失路如飄萍況此衆芳出萬物方向榮踽踽仰高天雪涕沾塵纓 物業集

觀挑河　魏麟徵 蒼石 高淳

汶流出自岱谷中引與清泗波浮空漕渠勢扼咽喉雄底績不讓宣房宮百泉不飛瀉如長虹河隄持

節來鉅公疏鑿兼令黍地豐大挑小挑農隙功畚
揭雜接傾土籠凍積氷雪苦力窮冬需手塗足繭且
重濟州城繞西南東厢高水激泥沙衝饑寒并力
日夜攻岸傍催鼓聲隆隆渠開轉餉資兵戎臘月
垂盡後當終還家有粟幾人春饑

濟寧雨災紀事　劉淇

己丑六月十一日怪雨怖人州暴溢一夜傾倒天
河翻城中爽塏水過膝東家屋隊西牆頹連鄰逼
里靡不悉婦嬰坐甕僅得援什器隨流那敢恤頗
聞歷溺相牽屬廬落十已敗六七上無苫蓋飯絕

炊下窮欲飲井莫編四鄉彌望浿稽天洞庭彭蠡將無匹假令水落業無禾況乃水落未可必宿隄詎有王子贛翻車徒費勤民術行號巷哭難拯汝百歲老翁駴稱述仰惟圓蓋公且明凡民性命苟陰隲遽爾降罰疇速辜三閭呵壁將焉詰我家中壘傳五行水不潤下乃狂獝再思厥咎無所歸兇魄何嘗更離畢沉雷塡塡勢未已黑雲挾雨翻風乙安得媧皇爲積灰廢儒感事聊攄筆 下仝 衞園集

後雨災詩

自維六月雨城中半沈竈七月月上弦乃復見泥

淖下弦雨繼作徙涉又稍稍謂當八月來氣肅水
可耗月朔再入夜雨集誰能料連雷鮮徐聲交電
無停照砰如呂梁翻濤如瞿塘鬧再經井邑改極
望湖湘浩四隅有大瀦衆水所從導瀦盈失其歸
渙漫斯爲暴往者豬四隅今則瀦突奧小雨且不
支何況天河倒倅如病壅塞盃水將無恔治病當
治本舍本難爲巧斯民久露處晝饑夜苦盜捍患
如救火仁者宜憂悼氣候已白藏龍雷迹應掃如
何恣淫威厥沴天所詔天命不假易百爾惟心禱
作詩懼招尤庶幾仁者告

己丑至日

天心一旦轉洪鑪四邑承　恩幸綬租時濟寧東平金鄉汶上四州縣緩徵之令甫下安帖人情如大有册流卦氣過中孚微陽乍動身宜靜寒日初回影尚逋屈極重信信未得龍池穩穩蟄泥塗

封二五於濟寧城南王母閣構還丹之室旣成所知酌酒賦詩送其往居

至人無垢凈境與理則齊未能還虛無且復躭幽棲先生步高躅瑤池果前期自然青雲人不受塵埃淄層詹上霄漢環流散鳧鷺灌木互縈窗名藥

紛葳蕤考卜既獲所池鼎從可治緣茲契道眞豈惟絕輪蹄吁嗟繫俗徒畢影營妻兒所學弗爲己一旦當賴誰嬌嬌鳴皐鶴喔喔司晨雞受命既不猶操行乃更睽余亦棲棲者世網相牽羈終焉從逍遥不我遐棄遺

楊氏園看梅用東坡先生韵和趙宣曰

春流綠繞城西村晴陽駘蕩招氷魂楊家園子太旖旎玉奴鬬艷從東昏霞雪照耀心恍惚銅坑舊賞歸斯園卽今婉娩對蕚綠詎可豪宕同桓溫譙何花外立射的抨弓竟落扶桑噉客云此樂亦不

惡沽酒更打鄰家門醉中似聞花歎息以酒酹之
嬌無言師雄一笑得佳句爲花訓爾三甤尊
雨雹行爲任城牧姚載熙予告作
翼翼良苗滿阡陌十風五雨隨時節任城外内歡
動天我道今年恐無麥未及四月雲氣紅雷奔電
激驅狂風勢如萬馬下長阪倐忽雨雹聲連空廣
四十里厚數寸嘉禾委地成枯蓬東南尚可北猶
劇婦子啼泣呼天公旁人怪我言頗驗問我何由
得先見豈知人事關天心覘往察來同左劵往時
任城年屢荒夏秋遍野飛旱蝗饑民逐日煩賑貸

鬻兒不足供糟糠自從姚牧下車後無事之福民相忘蝗不爲災歲漸熟野無菜色家有倉三年陰食父母恩道路不解歌循良昨者姚牧乞休去我忽聞之驚且懼任城安堵曾幾時臥理猶堪活黎庶奈何弓告不復留請看天災異朝暮嗚呼能吏世豈無能吏得名民已誤但願再逢姚牧來不思今日甘棠樹 以上並衛園集

十七日 余甸 兗寧道

楚弓得失總憑虛隔歲心情兩不殊獨有蒼蒼頭盡白相隨滅却一疲驢 弓以去歲此日策蹇抵濟寧任連家人行李共三騎

遠近傳笑目以三問大夫今被逮滅去一䭾

將至濟寧

輿情九月末周知前度看花舊監司禾黍盡黃頭盡白曉烟夕照總相思

德州言別中於邑濟上多情戀此翁我本泥塗覩軒冕却教魂夢繞山東

自濟寧寄德州父老

晨夕爭先汲水賒問名不答手空叉可知鵠面鳩形者賢似宜城賣酒家日間賣水者私將僱值投水而去詢名不得

有問余近事者詩以答之有六首不全

積年善病小樓棲誰識張秋有子堤不問水濱問彼岸風飛可使馬牛齊康熙六十年十一月沙灣口決六十一年二月再決此時余尚卧病小樓未嘗待罪兗寧也

刨堤瀉水誰爲政吾發能收責有歸工估金錢皆早辦徵書尚未到柴扉予以六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赴兗寧道任予堤先已刨開放沁黃歸海侯河南上流堵塞再合此口

滿目東人惜瘵凋伏秋泛後赴京朝自從瞻仰新皇日策蹇歸來沁水消余以九月杪赴部引見十二月封印後回署前此河南流寨沙灣堵築只留小口二丈洩水皆予赴部時所與工也

甘雨連朝入土徐忽將新築漫成渠謂予何不防

呑射別理糧艘兩月餘四月二日予赴督糧道任六月初八日子堤口決距予卸竟寧道印已六十七日矣

贈孝童王鈞詩鈞字允平子如凝乾隆壬午舉人　仲永檀

吁嗟王孝童孤踪踰萬里豈不憚艱險遠游良有以父兮客不歸追省承母旨跋涉訖桂林相見驚且喜計日反故閭哀鴻報失恃飲泣不敢言為父強自起誰知鞠凶頻若考喪如妣骨立滯遐方仰天慟欲死不死亦何為奉櫬歸桑梓傷心古道傍日暮蠻烟紫血泪滴湘江湯湯入淮水所賴死者靈猶來竟無止昔去深瞻望今來空岵屺滄海有

變更此恨無窮已嗚呼世上人疇獨非人子胡乃
廢蓼莪千古爲王氏

仲家淺邨曰　　厲　鶚 太鴻 錢塘

荒陂野水漫縱橫一片斜暉柳外明仲子祠前滴
秋翠鳧雲嶧雨晚來晴 樊榭山房集

宿濟寧　　桑調元 伊佐 錢塘

舟車天下會旁午濟寧州轉漕還南去看山自北
遊淸圓明月夕衰白鬢華秋此地堪吟醉青蓮剩
酒樓 五岳集

舟次濟寧縛纜石佛寺前同人醵錢買醉酒後

有作四首

杭世駿堇浦 仁和

野塘新漲亂縱橫客裏開尊對暮城秋到酒邊頻作達涼生鷗外各尋盟下弦月似初三夜擊檝歌傳第一聲共喜明朝鄒嶧近片帆好作看山行

生涯蝸縮一孤舟舟子呼風暫解憂白舫紅鐙同此夕綠波青嶂入初秋開窗緩帶看行炙隔座搏拳想送鈎如此河山如此客未應輸與五湖遊

淡月維摩入夢頻先秋瘦損苦吟身此中大有烟霞趣我輩偏宜澹蕩人綠酒青山供勝賞龕燈齋板悟前因生年未了微塵刼欲展枯碁問積薪

年華如水去駸駸清酒含愁自酌斟徧淨天空秋月冷育王城近暮雲深偷將開士拈槌法付與才入擊鉢吟十載津梁苦行役打包吾欲叩珠林

濟寧竹枝詞　　前人

金龍祠近淚潛消郭外條條白板橋八牐帆檣千樹柳就中秋士最無聊

石佛寺前秋水平石佛寺後秋草生老僧只愛秋色好夜夜登樓看月明

濬鮮菴外水周遭纜繫青楓一樹高日暮涼波動魚[illegible][illegible]小船收網賣銀刀

丁字簾前郎賣茶三义灣口妾撈蝦日暮得錢同
取酒墻頭紅壓佛桑花
紅棉熨貼唾絨堆翠葉玲瓏綫罽開一鬨市前陳
骨董行人爭買土宜來
任城南浦荷花　金吉金　壽門　錢塘
萬柄荷花八面生紅襟翠袖亦風情玲瓏水殿前
頭去人語不聞聞雨聲
白板小橋通碧塘無欄無檻鏡中央野香留客晚
還立三十六鷗世界涼　吉金原名農
七月七日濟寧守插　乾隆壬戌　萬光泰　循初　秀水

齊南秋早冷殘荷太白樓前又一過乞巧人家喧月露遥歸客子阻風波三年陳跡蟬聲晚雙㕍清陰柳色多莫便盈盈怨相隔黃姑猶自限明河柘坡居士集

濟寧道中 丁丑　錢之青 敷峇 蒼澤

細雨平堤長綠蕪烟村鵝鴨亂群呼漁人指點汪洋水萬頃膏腴一片湖

鴻雁哀鳴氣未蘇水田一望碧菰蘆誰陳澤國汗萊狀倂入流民鄭俠圖

南旺湖

縈纜長堤散碧林風帆雲樹接湖陰黛青一抹浮
天岫雪白雙飛掠水禽岸草汀花俱識面蓴絲菰
米即歸心烟波處處堪漁釣南望滄江深更深

題金鄉四瑞堂為王明府作　盛百二秦川

明府名天秀字旭升定襄人四瑞者曰麥秀
兩岐曰禾垂雙穗曰豆萁盈丈曰棉實八房
乾隆丁亥庚寅兩見此瑞皆明府下車以後
之事

聖代循良最貞符應物華漁陽何足數景定不須誇浙西
昌化縣有三瑞堂宋景定中有瑞麥嘉禾嘉穀之
異邑令劉中憲上於朝理宗賜以詩因名其堂牧

伯虞恭茂人民頌樂嘉琴
堂鄰畢发勝跡並無涯

南池　王道亭應亭

千載遥遥杜拾遺居人猶自說南池趨庭嘯咏登
高賦斷碣蒼凉短簿詩舊雨河梁虛悵望晚風荷
芰静漣漪我來獨立舒懷抱拄杖清吟憶漢陂

太白樓懷古　王道亭應亭

傑閣嵯峨雉堞浮謫仙遺蹟尚千秋應教醉客遥
醒客未必城樓是酒樓倚檻青山遥拱揖遶垣蒼
蘚費雕鏤却憑賀監蕭閒甚騎馬歸來日唱酬

災賑述懷　癸卯冬月　王道亭應亭

前年苦淫潦黃流復漫溢此地當下游田廬半漂
溺今年久不雨麥秋望已失湖田稍低窪頗已秀
而實高者間有收十不得六七吁嗟三歲來貧民
半饑愁長吏心惻然救荒總乏術仰荷
宵旰憂頻經下
綸綍今茲更截漕三十萬餘石不分半貯東昌亦以助不
給振窮昔所聞
闓澤古無匹蒿目語吾民緩急本不一少壯猶自可勢
獨意彌迫計口為給予理應先老疾其次則婦孺
一一遍相及庶令普優沾毋致向隅泣所慮蠹役

奸胥濫糵干没爾民各自愛花名勿虚揑刺史宣
德意豈能遍户説濡毫爲此辭聊以紀顛末

雜綴

○魏任城王章薨如東漢平王禮葬及喪出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言昔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以之懷感焉王子年拾遺記

○李邴有雲龕草堂集王仲言云漢老少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是也政和間自二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

閣開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遂有館閣之命詞綜

○朱彝尊洞霄宮題名記資政殿學士任城李邴漢老次第在十一建炎三年曝書亭集

○李漢老邴任城人紹興初官資政殿學士歸老泉州大慧禪師方住泉南長樂巷漢老數往叩擊一日大慧舉目頌趙州庭前栢樹子話拈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因甚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爲茅長短燒了原來路不平漢老忽然有

省別後以書告曰邴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舍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失欣幸何量頃有可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但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願更加提誨大慧答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刬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也漢老遂命

工圖大慧像奉之終身知歸子居士傳子姓彭名紹升

○元仁宗時濟寧歲饑單州判官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饑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兗州府舊志

○索湘字巨川滄州鹽山人宋開寶六年進士爲鄆州司理參軍濟州有大獄連逮千五百人有司不能決湘受詔按鞫事乃白上全

○天啓壬戌二月六日久陰初晴至夜三更地大震百年未經之變也未及三月遂有妖賊之禍陳伯友海鷗居集

○萬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魯橋南黑龍潭忽黑雲突起萬里晦冥怪風震蕩飄颻而北至王莊房屋盡毀大樹皆拔由濟寧城東二十里外似有尾拖地者過處禾黍皆泥一里寬如碾壓狀穀粒皆碎至二十里鋪若有龍繞騰而上仝上

○兗州東昌素有無爲等教愚民從者甚衆天啟二年廣寧失守人心震動而其教主西有徐鴻儒東

有張東白者遂因而煽亂徐聚衆數萬在鄆濮之野據梁家樓張亦聚衆數萬在鄒之楊徐鎮於五月之十三日徐賊破鄆城張之黨攻鄒縣而張在縣爲內應於十八日鄒縣亦破滕縣亦於是日破兩處衆幾十數萬連破三城遠近失色於是兖西道徐公從治（徐公海寧人仕至山東巡撫死萊州孔李之難）率督各印官聚練鄉兵勦殺徐賊數窘由濟寧城南三十里外渡河而東與鄒滕之賊合鄆遂復山東撫臣趙公彥督領總兵等官親至兖州而賊蝟聚力攻兖者三次魯王恐捐銀十餘萬犒人殺賊士卒奮勇連

敗賊三陣其鋒少挫乃堅守二城遊兵退屯紀王城賊漸無糧且生疫滕中之賊乘夜出城掠食而官兵遂復滕又堅守鄒縣者月餘百計設法攻之許各脇從者以不死乃獻城而張與徐將爲潛逃計其黨呼其名而我兵縛之鄒亦復餘賊領衆萬餘南入徐州所過殘掠隔於黃河不能渡又西北行各州縣嚴兵以備賊稍稍散去至鉅鄆曹濮之間官兵追捕殲之遂滅將賊首徐張等三十餘人檻京宣捷獻俘磔西市傳首天下全上

○濟之南門西有數人假舍居自言大鹽商也其父

頗老有子二三人居年餘其子皆娶婦街坊人有借輙弖於財絕不愛惜人皆德之以故濟之市猾及游手之徒甚或靑衿輩多與之往來每一出則半月或二十日回回則攜厚貲而歸街人頗亦疑之然莫可得而踪跡也天啟辛酉之夏沙溝路忽有響馬數人截一過商刼其貲沙溝守備某聞變挺戈躍馬而往追及盜與戰所領士兵環觀莫敢赴守備奮勇直前力斬其一人尙有四人圍守備在其戶與之死鬬已將危守備大呼曰我死衆兵無生理何不前衆士兵始擁而夾攻賊內外不能

顧守備遂又斬其二耕其二乃知即濟寧之南門
西鹽商也居濟已二三年起其室凡數箱金銀盃
盤及緞綾之類甚多而銀亦不貲蓋久爲盜者爲
河南之尉氏人自非守備勇敢其害且無已時也
仝上
○己未之九月有八人自北攜囊橐而南至濟投一
店早飯即有捕役數人尾而思擒之蓋道盜也盜
覺即攜刃而逃有逐之者即殺人莫敢近殺數人
至濟東之十里營有濟之捕役王姓者率鄉夫二
三十人執之盜反向一呼衆皆退乃捉王而剖其

心衆皆散去遂權詞至東南四十里外由九曲店
而南至一周家莊換血衣飽食乘夜渡白馬河而
去不知所之方盜之發於南關也適遊擊在武場
操練而殺人者卽在百步之外乃率兵入城故盜
得從容逸去仝上

○山東一省土田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頃萬歷六年
加徵七十四萬餘金崇正七年有言利計臣稱東
省額地一百七萬七百四十餘頃較會計錄溢地
四十五萬餘頃奉旨勑報將按籍加徵撫按以下
茫然不知所劃移牒各郡縣亦未有晰其原委者

逡巡四年屢旨詰責無所引據以駁寢部議濟南
府左衛經歷司蔡會龍建議詳明切中利害時海
鹽彭公觀民爲濟南府守即據其議以覆所司撫
按以之入告部科無以難事遂寢其議曰神祖初
年江陵當國思綜核名實以致富强撰爲會計錄
一書疑郡邑土田有未登版籍者詔下海內履畝
而丈尺之其賦以上田爲準中田上地一畝三分
準一畝下田中地一畝五分準一畝下地二畝準
一畝無論深山窮谷尺寸俱籍於有司有司承上
風旨減土田弓制以量之郡縣故弓四尺爲一步

殺其五之一以三尺三寸之弓量之郡縣咸有溢田吏胥因緣爲奸利民間擾擾思亂江陵旣殁有司爭言加額之困民於是變通其意分三等上地視舊賦中地三畝而當一下地四畝而當一田額仍舊此田項多寡不同之繇也先王建國藏富於民履畝加賦見譏史冊江陵不能行於太平熙穰金甌無缺之時今豈可施於逆闖鴟張揭竿思逞之日況青齊爲三輔之襟帶臨德實神京之咽喉以凋懈之民而倍徵其賦實流寇之驅也假令一夫作難四百萬漕艘帶水中斷天下安危繫焉豈

直數十萬緡而已哉張履祥楊園見聞錄

○錢蓑字懋登厚語云蔣恭靖公瑤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閘有一野僧狀甚潑野大肆駡詈舟人虜怒以告公公不聞少頃復駡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我輩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楊園近古錄

○古松陵卽今之吳江余同年濟寧劉君濟民來爲邑令謂是集爲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授儒士盧

雍校勘捐俸刻之劉君爲政不減古人其刻是集豈直私於一邑哉蓋將公之天下者也都穆松陵集跋宏治

壬戌

九月

○天啟甲子妖人徐鴻儒西陷鄆侯三等東破鄒滕來往交通而濟處其中時當事者自號知兵膽實恇怯城門盡閉不敢以一矢相加遺獨求城中光棍所謂棰手者日戮之然疑心太過謂城中盡棰手也捜剔不已雖大紳之家不能免吹索焉日夜伺察舉城如在沸鼎中閱七月撫軍趙公誘擒妖人當事者亦遷去濟人方得穌生是時也如醫[illegible]

芒硝大黃雖能攻疾而元氣亦大傷矣及崇正辛巳張文宇反於澱湖集劉顯反於九子集城南一帶烽火燎原時監司濟上者崑山葉公也諱重華號香城公命中軍守備許諄誠往討之許庸懦不敢前乃造詞悚公曰城中紳衿皆通賊師出城虛非計也公曰皆草竊耳安有紳衿甘心附賊者是必逆黨巧用反間搖亂人心故爲此說公於是益與紳衿相結納嚴門禁淸保甲信用土民不疑凡民間乘機訐告概置之不問一味鎭定以收人心陰請上臺發兵會勦大將馬偕統甲士至公出兵犄角一

皷礮之地方以安濟人奉公眞不啻手足之親頭目也公殆醫藥中之參苓專培元氣而邪火未始不除究之先日以暴聞者因縱放闖賊竟被大戮葉公身名兩泰子孫鳳舉鸞翔項背相望天之福佑善人何如耶太史公循良酷吏並傳其意念深遠已鄭與僑遺事記

○甲申京師陷濟寧各衙門皆爲僞官所據濟寧道則張問行州則任崇志總府則傅龍一日集紳士至城隍廟索金銀寶玉一時紳士但楚囚對泣而已忽報東門旱石橋火各僞官救火而散思逸矣

而楊九率太平營自南門入李舜宇率奏凱營自
東門入三僞官皆就戮土賊悉殲無遺百姓始出
湯火皆任先生孔嘗與潘先生士良鄭先生與僑
之潛謀密計故聲色不動轉危爲安矣乃流寇既
薅而楊九反驕橫索兵餉閧告訐擅生殺甚於流
寇先生又以術柔之人獲以安自此扁舟南往值
左良玉兵變先生即慨然以撫安自任遇左懋第
北向解紛先生毅然不回而無如時事不可爲矣
加以太夫人病革左右力勸扶櫬歸里司馬楊公
方興欲特疏薦先生曰唐虞三代尙有巢由旣而

蘇松巡方趙公臺中劉公亦各以疏薦俱不就嘗室皇經閣左竹冠羽衣以終身前登嶧山至中盤有古廟上有塑像叩其故山民曰此任老爺堂曾來讀書於此講忠孝訓子弟施方藥薰其德而善良者不可數計故立廟祀之藏子彥史外傳逸

○大理陳戎白先生展銘太常旭甕公次子也爲諸生時學宮喬木爲門斗所伐學師與知之先生欲聞於學道師大懼乃痛懲門斗而後已至今古木尚蔚然者先生護持之力也又州陰陽生本爲士大夫傳刺往來効奔走而已一日忽投晩生帖於諸

紳請禮先生大怒曰小加大賤麥貫之漸也盡收其所致之帖送州州爲重責序華押赴諸紳叩頭謝罪向非先生則陰陽班役妄肆非禮將成舊例矣史外傳逸

○州志所載大抵皆名流哲匠輶軒所題詠不盡出於土著其書始於宏治辛亥已久湮滅無存迨萬歷己酉重修徵同杞宋義遠蕭南不能無後議焉至康熙癸丑之役余亦分輯授簡迫於急就成書編纂不無遺憾先君子有州志存眞一冊頗稱明備惜無有梓而懸之國門者鄭序史外傳遺序○按州志存眞即遺事

記

○余識孝廉鄭惠人在濟寧郡丞王君署時公老矣猶覺短小精悍雙目炯然顧俗吏無足以知公者時余與公同坐一室每見其盱衡前代事眉宇勃勃有英氣且爲余言四鎭强弱及高傑與黃得功爭揚州事甚悉徐釚南州草堂集

○曹石倉名勝志有李太白離濟寧泛舟北行詩楊柳娉婷綠荷花旖旎紅魚遊華蓋庶人在鑑湖中太白拈春酒輕衣受晚風龜蒙與鳧嶧只隔片雲東北詩太白集中無之且唐時亦未有濟寧之名

收之誤矣 秀水朱芸 杉亭雜抄

○舊唐書謂李白父曾爲任城尉新書無之而白有對雪奉餞六父秩滿歸京之作恐即其叔父也 秀水 周錦硯餘齋偶錄

○趙雪航先生 弼 感輿詩三首素王久不作孟軻亦以徂吾道遭薄蝕狂秦煨燼餘寥寥數千載莫能辨魯魚天意固有在趙宋奄方輿濂洛關閩間挺然生眞儒六經炳如日聖道眞坦途遂使後來者踴躍得所趨鄙哉南華生以道爲空虛長松出澗阿風聲聞十里枝結千歲巢根浸百尺水元冥駕

嚴冬獨茂雪霜裏伊昔初生時不殊荊與杞而今
巳干霄萬木皆仰視妾顏比蘭蕙不[illegible][illegible]齊處妾
心若金石不隨歲月徙昔有班婕妤哀怨秋風起
亦有陳夫人寂寞長門裏獲寵貴白璧失意如敝
屣我願君子心永保念終始共賦白頭吟偕年無
怨訾我昔上泰山飄然似生翼登之臨絕頂徘徊
覽八極送目天壤外悠然豁胷臆長嘯倚天門清
風生兩腋翩翩數仙人顧我笑而揖再拜求長生
颸言非所職立身須壯年君親宜努力俛首味斯
言服膺矢無失仙人謝我回淩風去無跡又過蓬

沽賦詩曰戊寅三月二十六舟艤直沽岸頭宿微
雷驅雨灑長空夾河草木增新綠須臾黑雲潑墨
天地昏雷雹掣霹靂奔陰風怒捲白波立猛雨
只疑滄海翻並岸千艘尾相接飄散中流亂飛蝶
檣傾檝摧俄頃間人隔陽侯眞一葉舟中之人悲
啼號舟師渠亦倉皇無所爲大緶百夫挽到岸因
就大樹牢盤維舟中之人纔歡悅買魚沽酒候明
發酒酣耳熱爭笑呼忘却風濤命懸髮我聞光武
興漢思蕪蔞勇吾佐霸心檻車嗚呼安不忘危古
有訓庸作歌詩記直沽右數詩寄托深遠不愧名

家

○楊通久字聖宜明諭德士聰子順治乙未進士官獻縣知縣漁洋懷人絕句清泉芳樹任城水柳惲文詞世所知太息楊生今宿草南池風景古今悲自注柳公窿壽楊聖宜通久 倚聲初集阮亭曰諭德公子聖喻聖企聖宜聖美皆富文采珠璧相照不滅羯末封胡及聖宜一令瀛州遂爾宿草不勝山陽之痛按五楊全集未見聖企先生於傳鈔中得數首聖宜先生只徐文長四聲猿一絕其筆力清矯亦可想見一班云落筆乃如此何能不數

奇繁聲無限意都寄一生悲山左詩鈔

○楊通俶字聖美遥久弟州諸生阮亭社集明湖即席賦送聖企聖美還濟寧兼寄聖宜詩云任城南望暮雲邊二妙還歸下瀨船海右亭中人似昨水西橋畔晚多烟明湖素色清流集荷浦寒波去意牽且進蓮塘今夕酒數聲漁笛起凄圓明湖秋社雅游頻何異蘭亭禊暮春杖策偶來招隱士臨流翻欲送歸人柳生對酒歌成雪邱子譚詩筆有神歸遇中郎相問訊十年此會足沾巾全上

○釋門津送舊有清規欲資往生唯宜慈號他如披

麻帶白題主懸眞鼓樂哭泣皆不應爲吾州王露禪林猶恪遵佛制而土著之僧則一槩混俗昔先兄曾覩一僧歸塔戲謂同人云今日喪禮可謂全備獨少一斬衰婦人哭靈輿後耳聞者軒渠掌教之僧何不一爲禁約之 潘兆遴正訛雜記

○濟寧新志成於康熙癸丑條理秩然文質煥發較舊志實讓後來但彼時飛檄督催不五旬而告成以故挂漏舛訛未能盡免秉筆者於事後曾向余言之猶有餘恨如元札忽兒觧見元史宰相年表武宗元年二年官右丞其墓在州城西三里有廟

名碑及石器可考今志中失載貤封內有某以子貴贈承德郎常州府通判事屬烏有鄭鷺墀亦曾向余正之寧夏巡撫于公若瀛卒於官子祭未予葬謚今傳云子葬崇正十五年賜謚襄敏余甥于法先乃公曾孫嘗言此事甚覺不安應補應刪是所望於後之操觚者仝上

○順治以前名帖世交用通家字同省用鄉字親戚用眷字同榜用年字同榜之兄弟子孫用年家字而年丈年翁無泛用者近世通家二字專為師生之用而年家二字人人槩施矣余亦不敢違衆然

顧名思義終覺難安特揭之俟有力更正者又云親友名帖用眷字近日兩家又加一姻字按眷即親屬意加姻字不幾復乎昏義註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統曰姻於義亦不括不如止用眷字爲妥

仝上

○萬年少壽祺託濟寧僧郢子澄瀚求常州鄒臣虎之麟畫畫題一偈云畫畫者誰寄者誰一爲居士兩爲僧江山筆墨渾閒事何日同參最上乘又跋云海內如萬道人不可不爲之畫傳此畫者又不可少郢子故記此一段後臣虎年少皆死郢子道過雪苑

亦死此畫遂爲余有噫使臣虎而在又未免啜啜

多言矣鄧子能詩善書其遺稿惜不存偶記正月

十七日別余往江南一絕甚佳附錄之詩云昨宵

觀罷上元燈又欲尋山過秣陵騎馬乘船都不似

飄然誰識六朝僧宋犖筠廊偶筆

○孔衍栻字石村尙任從子貢生官濟寧訓導有題

畫詩一卷顏介子曰石村先生性淵靜以畫名獨

闢蹊徑遇得意處輒題短句往往有致除訓導到

官郎歸年八十九乃卒所著石村畫訣云古今畫

家用水渲染不易之法也渴筆烘染古人未闢此

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似稍有所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日夜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烘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却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爲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忍自泯因書畫訣藏篋中以俟同志

按畫訣十則一曰立意二曰取神三曰運筆四曰造景五曰位置六曰避俗七曰點綴八曰渴染九曰款識十曰圖章其渴染一則云墨少著水重磨用禿湖潁不著水即蘸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描膚上筆筆勻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須

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鈎葉白者不染房舍有苑草處染無苑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毋一石上渴染皴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廓外用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宻細畫去有聚有散俱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

幅皆筆跡到處却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
動於其上其論如此此石村變化前人之法所謂
遺貌而取神者也據山左詩鈔

○王純碑陰有任城孫闕興金行世舉吏張元殘碑
題名碑門生任城某名闕洪氏隸釋

○韓勑碑陰有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及番君
舉王子松謝白威高伯世又故少府任城樊府君
韓豹字伯尹上仝

○韓勑孔廟後碑陰有故苦令任城呂覆叔華萬郎
中季華兗州從事任城樊何榮祖公任城王子松

魯王元宗任城呂楪仲儀仝上

○魏忠賢逆祠之建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某曝書亭集題跋

○屭上以石鑿獸置兩旁狀如蜥蜴首下尾上名爲虮蝮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故以飾鐘次曰鴟吻好望故以飾屋次曰虮蝮好飲故置屭口查嗣瑮查浦輯聞

○元祐二年廣州推官楊府君緯卒喪未還也其姪洵一日晡時昏然而醉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拜迎既坐神色儼然如平生曰我爲忠孝義節判

官矣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人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祠洵忽寤謂衆人曰適廣州叔父至此衆悲駭因呼工爲像工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爲神雞肋集楊府君墓表

○程朗仲新安人生而慕道破產苦身不懈忽有仙人憑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筆爲詩文非凡俗語書亦精眞草無定又善畫自云從王右丞學乩用銅尺橫長二尺從長尺有咫竅從之兩端而載筆焉兩人微以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盤湛中悠然

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又前于袁小修齋問詩姓字極服予之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又書丹於石作眞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嘗曰世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旁生仙則進于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時又聞有死而後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

太陰鍊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之淺耳觀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太白佛心也竟陵書請仙事

按此舊志在仙釋與州似無涉且非傳體豈朗仲亦嘗居於此耶姑附於此

○胡夢麟甲乙剩言云胡孟弢嘗於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著青幘身被布衲手提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洸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

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
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
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䰟饌
來忽見鹿脯滿盤杯中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
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月在
酒淸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
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胡
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聖賢願知此身昔所
從來今何底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
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眞心再來身有山川孕靈

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言乃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趙相公是天目上眞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郎是司命左相范尚書是貫相馮侍郎是畢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嶽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星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羅尊者蕭尚書是拆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東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

是汝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忽聞窻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騫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别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答只成得天上一部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舊志下仝

○祝世祿異林記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於耳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僞恐不然予見時則聞諸先人且其物性軟媚往往欲人纏綿締結託爲友朋

景泰中有雲間張璞廷采成化間有吾鄉韓彥哲皆與交密張仕山右一學職爲先公言先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其所見某家人聞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同輩學道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無入水既各吞之皆躁甚腑臓若烈焰焚炙彼不能忍竟入水浴即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今張尋其言似謂其師乃呂公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

韓初以歲貢赴銓時祈兆於彼得驗具言韓當官游吾地後韓果同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諏之無不響答其所處在濟寧南六十里魯橋閘旁民家一室不甚宏敞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登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蠡蠅毋尊重人稱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揖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襆有若干分給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驚異奉之至語禍福或不盡驗或曰其物已往今其家造僞

耳蓋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啓事之與之甚昵非此婦不語食或謂亦淫之似亦有採取之說此婦殁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眞也又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下有司迎入京師托之祈禳其物亦處於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强之不從因問既來何不一入覲天顏答云禁中獒狗異常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陳益修爲諸生時倜儻多大節嘗自言曰富貴利達舄足重人吾儒所重者磊落光明俯仰無慙耳

州城外有關聖眞君廟梓潼廟舊址也素湫隘清眞寺在其後有楊生花者欲毁廟拓其寺明崇正癸未州人重修廟宇生花等以創建非法訴當事遂糾黨毁基益修義形於色曰何物生花敢侮神乃爾眞君廟遍天下數椽地何足惜吾輩不言侮神之罪逾生花矣乃控當事刻日興工生花斷之一日益修偶行城南生花聚衆拉之棰棍交下咆哮搏擊鬚髮盡禿將斃目盡剜拔出其根塗以礦灰觀者如堵咸爲咋舌生花等又以倭刀攪目數番散去迨夜忽甦見一神人衣金補綠繡衣手持

酒杯外青內白命曰勿怖我救子飲此酒可活遂
蘇之倏兩便下血盆餘心神稍定次夜見一唐巾
藍衣飄若仙流排闥而入促之起曰吾醫子手擊
腦後痛甚又云腦中死血傾盡方可生於是雙目
噴血如注而頭疼頗止再次夜見一老嫗先食以
杏繼以李澁酸殊甚曰爾無睽有羊眼爾吞之眼
可生遂捧二眼吸而入腹至曉呼其婦曰天曙婦
駭異急起視之兩目炯然矣殆明年甲申流寇至
濟衆倡義殲賊生花被誅距益修刻目僅八月耳
神之報施何其速與

○江寧秀才徐九功兄九經九疇正德癸酉同中鄉試九功遂取書厨焚却曰留些有餘與後人一日飲友家夜歸月明徑靜見南門河中突出一女子姿容妖冶異常同行里許九功在上浮橋南岸敲門而入登樓開窻再玩月色忽女從樓窻而入求合九功嚴拒之曰汝妖物也女取筆書几云吾非妖物廼與君有緣耳後日會橋相會復從窻中去及兄九疇選鄒平知縣九功送母就養路經會橋值流賊阻路不敢行暫借民居權住數日忽沂州兵備顧英玉先生過廼九功社友又二兄同年也

識其僕問所從來入拜其母主人迺一民兵點禦流賊巳悞三卯顧之令嚴犯一卯該責四十主人自料有死而已哀懇徐母救之英玉先生遂免其責主人願以閨女酬謝活命大恩九功見女之貌迺南門所遇之女地又是魯橋堅不肯受而去英玉先生作九功傳有遇女不亂之語迺指此事

○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斂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過濟寧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愛敬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度旣而子襲官復爲把總部運北上懇請其外家所

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妻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起必梳沐於榻上帷幔中至老愈嚴肅子婦晨省立於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謁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常見其梳沐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持髑髏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髑髏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爲鬼頭王以上俱舊志

○濟寧邵士梅自記前生爲寧海州人纖細不爽後以已亥進士爲登州教官因親至所居訪其子爲

謀生計且教之讀書爲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遷吳江知縣卽辭疾歸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髻而聘之復爲夫婦王貽上池北偶談

○康熙丙寅歲濟寧人王甲嘗進香武當山歸爲妻言岑岳奇麗之狀既與衆將再往妻欲偕行王難之妻恚自縊乃斂畢哭而去比至河南見妻憩路旁樹下曰吾候且數日矣其夫大懼衆曰吾等百餘人卽鬼復何所畏途中起居飲食都無他異事竣歸家開櫬視之空中無人仝上

○濟寧人某充總河承舍有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

京師僅五日耳中有白毫長五寸行駛則挺出二日拔去鞭築不復前矣仝上

○嘉善徐季方 岳 見聞錄向關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擅文譽就有司試輙高等讀書南池旁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旣久人皆知之舉止應對宛然閨秀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當與子爲夫婦其戚友咸以妖魅疑之請道士驅遣絕無懼色曰毋逐妾第恐緣盡分首再合期遙耳幾及三載出一編授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當暫歸此編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另圖良晤贈以詩云濟

水流長未盡歡小山招飲月初圓好留顏色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倐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疾幾至不起因簡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客淮上娶南氏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語則惘然好留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飲應娶南氏於淮安合巹在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何說鈴

○呂庶常顯祖一夕欲請仙無符法卽作一啟焚之而仙至矣云艾姓原居濟州南鄉一秀士耳隨書一詞云醉逐東風飄雲水茫茫千水遙離山島過溪

橋幽齋將到清露濕梧桐明月驚宿鳥一更靜萬籟俱消談心不覺天將曉自後屢至一日同鬼谷子來遍推諸生命造又一日呂洞賓至其詞云蓬萊院風境蕭疎花自開鳥自呼歎人生何自悞由是聞風問道者甚衆獨喜先生與邵嶧暉二人駕卟否則不至問其故曰二子天真洒落無凡心塵慮可與忘機也史外傳逸下仝

○楊臨溪方伯賢少讀書東角樓夜聞城河中相語云明日有戴鐵帽人過河替我次日果有一人戴釜過河方伯力止之及夜又聞河中語今教楊布

政又遲我不得替矣

○任任之先生孔當初到陽曲値大旱士民有請卟仙者仙云非任公親禱小五臺山不可先生乃步入山一雨三日風烈烈不休先生露頂叩頭卽風恬雨息晉人神其事刻於石

○趙素水先生洙淸歿數年諸生扶卟忽大書我趙素水也吾見廷相何在諸生下拜問先生一向何爲先生云吾並未見閻羅惟日日逍遙於山水只是一點性靈至今不昧

○劉正木先生洪歿之前一歲夢人語曰爾已爲壽

州城隍編入麻仙集中矣次年二月朔居近有義渡陳其方者夢壽州城隍乘輿過河風動簾開則先生也

○徐鶴洲先生標一日在塾師他出先生向城外浴師歸見衆童子戲水濵衣皆挂一古桑上師出一對云千年老樹當衣架對者免責先生曰萬里長江作浴盆師大異之又斬兩城先生隨父道遇一長者曰學生能作三字對乎兩城云何不五字長者曰强成五字對即應聲曰願上萬言書長者拊其背曰天上石麒麟也

○黃在之先生敬幾德詣文學名滿當時一日有推命者謂先生曰君科甲中人官亦顯既而曰奈鄉會定於子午卯酉辰戌丑未與貴造不利耳座中或竊議之及順治丙戌再行鄉試先生果高魁丁亥再行會試先生中二甲可云神驗

○癸未之歲徐鶴洲先生自保定總督陛見云臣自南來一路荒殘十室九空滿目蓬蒿陛下誰與爲守流寇方張如獨坐窮山誰與爲禦言及此先生泪下懷宗亦泪下既而云君憂臣辱君辱臣死分也臣回保定修城厲兵仗皇上威福臣獨當一面

不敢使賊長驅逼都城耳如是陛見者再君浴臣儆勤勤懇懇天子方賴以眞卿杲卿之功先生自矢以張巡許遠之志奈已去之天命不可留已離之人心不可挽矣

○順治庚子吾里惟中式陳正之先生心渫一人先是重陽日先生與同人登李狀元墓中有一人曰吾輩有中者登臺必遇一物以存驗先生得一貞觀錢同人曰貞者正也正觀者觀政也是夜同人俱夢二仙女提燈問曰孰是陳爺令我遠接以上俱史外傳逸

○先兄修泮水橋添兩廡格子各四扇及東圍牆若干丈州牧姚公爲之作記建碑添啟聖祠匾係揚州余檇菴名斌書添文昌祠匾係武進李玉菴名楨書靳文襄講學書院坊上原無字先兄命余題余題千秋模範四字李玉菴書潘兆選知非項言下仝

○惠總鎮占春字子元號銘西由河標副將陞沂州總兵解任後於康熙癸亥過濟先兄留寓吾家之北偏後置產家焉吾兄弟與之往來最密無三日不相聚者余每爲公延至臥室劇談至竟日夜後公卒於壬午之春先兄卒於壬午之冬年皆五十

有四公葬余爲之作墓志字字皆實錄也
○王君名棣時字力區號寳田武進人也胡君吉修
餘祿延共筆研寓南關沙河西岸太和橋南之邇白
園庚戌先兄二十二歲卽同中郎沈夫子與之訂
交庚戌九月邀諸友賞菊於齋堂之西舍在座者
沈夫子尊人仲喬公喬梓座中秘則駕乘時杭人
梅君公爕亷蘇人胡君吉修一號迪菴及君公爕
贈詩書扇琵琶金風菊灘黃鵠仙樓畔叩書堂頻
年作客情難訴三歲儂人願始償絳帳弦歌聞白
雪烏衣門第擅青箱劇憐賔主稱相得淸韻潘郎

瘦沈郎力匾詩書箋經過淩虛太白樓馬頭頻望暮烟收坐憐促膝黃花澹人許談心淥蟻裯風雅遠傳清白吏壺觴近狎醉鄉侯不嫌歸路崎嶇晚襄柳風吹兩鬓秋丁巳為君五十初度先兄倩郁子木製詩以祝壬戌余檢先大夫三吳得士錄君之父名毓秀常州府學生在鑒拔列曾刻其文力匾因之撝謙序世誼君工詩兼精於刻印笥中所藏八行慎獨贈人以言守在山澤皆君奏刀也余毎倩張荆石及工人高姓裝新舊書題籤標目多出君手君與敦履先大兄少時訂交於毘陵力匾

來濟而兄又設帳於曹南最後始得把晤力區贈詩廿載重逢話舊新各驚無恙各傷神心揺斗室尊前夜夢曳江天别路人飽憶存亡談似絮饑驅去住鬢如銀客中愛我多昆季三徑時開過毋頻余兄弟生日詩甚夥今記共一三月正當三十日客來洗爵坐花茵登堂共把縹緗氣拜石仍澆儡磊人文苑塤篪添異響德門蘭桂茁芳辰雅爭交在寒暄外歲歲裁詩不厭頻暮年檢所著詩若干本盡付余君誠慤如孺子廉而好施廣交友如武進李君玉巷楨及何君衛園魯田皆投分莫逆爲

人倩筆甚多以及偶爾獻酬者率隨手棄去歲丙子年六十九卒

○吾州字學明萬歷間推于念東中丞爲第一嗣後如文君景垣名星高饒有晉人筆意此外寥寥無講法帖者劉君衛園淇魯田汝兄弟流寓吾濟少年胄後嘔心文墨八法之學追踪古昔而其爲文亦直遡唐宋諸大家及前朝歸震川輩別裁僞體力屏腥穢由是吾州翕然宗之風氣丕變少年後進皆知執管談文先兄嘗曰文起八代之衰何氏昆季眞吾州之韓昌黎也此言非諛後人不可昧所

自也

○朱翁泰寰名文黼濟長者也淳誠謙厚善居積持籌僦住吾宅東北數椽先大夫深與之契貲財相托始終如一子二人長君五章名衣仲君九章名袞自童子時即師事先大夫扶進造就皆成篤行名儒時二朱之號幾埒二程郡之時髦多出其門先大夫捐館於巳亥之孟春而翁亦終於是歲之仲夏二君志在顯揚故翁夫婦之柩久停未葬二君引罪不改素服每一舉步輒呼父母遇令節必痛哭盡哀余時已十餘歲每每聞其號泣之聲先

兄曰朱大哥二哥眞孝子懶弟若舉德行我輩切鄰願具結狀也後五章膺歲薦九章以諸生老德成名立均享遐年顯親揚名豈必端在科名富貴耶五章舉長子與其祖同日生先大夫命乳名曰生哥後亦無子而天諸子孫極衰落天之報施善人豈靳於此乎時許翁心吾名樹德行齒讓朱翁而德行亦比肩先大夫心膂相托貲財與共其情分則一也許翁後人甚昌盛其曾孫即吾楊壻之壻兩家訂盟時吾母猶在堂抱外孫女告我父神主前以世好締姻欲博在天展顏云

○吾州同時得兩善人一曰楊毓延一曰靳輯五毓延名扳茂明陝西布政諱賢公曾孫也由恭城縣致仕信因果畏報應視浮生如寄惟恐湯鑊之及其身標一帖於牀頭每日自詰自警如施財施衣施棺濟貧卹災之事不一而足皆余所親見者君少時族人售產于胡翁翁私餽君百金俾無生釁孽經數十年君病中邀其子還之以謝過此康熙己丑年日事余同秦公際曰覩之輯五名秉瑞官待詔爲少宰兩城公族孫家素封視現世果報如影響揮霍行善事兼蔭後人而光前業其修少宰

墓實余遏慫之不意其慨費二千餘金也余官天
長君以修墓碑記來商其中字字皆實錄君歿其
次子走使請墓銘於余余亦紀其實事不敢有一
字溢美此二君者皆實爲吾鄉善人奈人情多忌
或誚其俗或譏其誇試問今之不俗不誇者能如
二君之慷慨濟人乎余嘗曰毓延念念畏天者也
輯五事事修福者也知者以余言爲確評云

○濟賢裔仲君行可恭秉與余爲僚壻五歲失怙逾三
十五年其母歿君於康熙乙酉冬將奉兩柩合葬
先是其父初娶於李三月而歿葬於祖塋頻經水

漲馬鬣屢封啟壙不見前棺李既無出李之父族嫡支亦絕羣曰棺既失迷即以兩棺合葬可也君涕泣稽顙索之四旁終以三柩依次而窆焉又為之立主以奉蒸嘗一時三黨嘖嘖無不稱其純孝又吾友秋湘陳君浣心亦葬前母如禮而於前母之族恩誼有加焉噫嘗讀我友秋渚陳君淇心燼中存一書內云濟寧之不葬前母自康熙甲子年始也可稱董狐直筆較之二君其人之賢不肖豈可以道里計也耶又曾聞昔年一當事云前母無出即是枯骨何必合葬喪心之言不堪入耳矣　行可

之伯父始襲翰博公玉鉉先生有無子之庶母李氏葬於父墓之側每祭必躬親且諭其子孫祭掃勿替曰余不先庶母食也賢門孝行均足爲世法矣

○國初徐州諸生陸抒赤過濟云吾徐請仙降乩者稱濟寧宦門潘氏女以死殉夫歿爲仙官適奉帝命過此頗寄語吾家中耳詢以禍福則不答家人恐動吾父傷感終秘不以告後在金鄉屢屢降乩且索爲立後其姪悉涵仁孝竟以己孫命新爲嗣近閱列朝詩閏集第六神鬼門錄曹縣王五雲士

龍徵鑒堂玉海詩內載先姊於崇正丙子年七月初一日赴乩七言律詩一首有跳出塵埃赴玉鄉瓊樓深處叩穹蒼句追憶吾姊生時畧通文義頗精星命吾父未教以詩豈歿後忽通音韻耶幽明之事終未敢深信耳　先姊生於萬歷甲辰四月二十一日丑時四柱甲辰乙巳辛丑己丑時在東門大街路南宅盡節於天啟丁卯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二十有四姊丈周君諱鎰行三卒於五月初三日相距十一日姊丈病篤先姊語曰吾不死不足以瞑汝目不先汝死亦不足以明吾志故從容捐生

云

周貞環贈王道元詩跳出塵埃入玉鄉瓊樓深處叩穹蒼繁華總是無根草寶月方知碧海長有處秋聲鶴唳譜無愁菩化兎園香勞君祝我三生句拭筆猶描紫翠堂

○余八九歲從李德孚夫子日講養蒙圖說一頁書計二本每幅前列圖後具說世兄李柱礎常用做紙描其圖像授余爲戲余旣長原本失去問之柱礎始知爲吾州黃老先生家所刻圖說係吾州先輩黃尚古諱子淳纂卽侍御屺雲先生祖也侍御於康熙庚戌年題序

○壬子至丁巳皆受業於臧先生行一諱子彥字兆訴同學表兄曹諱一鳴字鷟埏原名紹祖字雲書

先生長子世　字鳳儕原名長發字其祥次子世鸞字鳳倫二子俱庠生長歿於先生之前次歿於先生之後先生之弟名子訓俱同學此數年中交好最密者郭君諱京字子垣原籍山西濟庠生東鄰江雨蒼業師也善書余時與之飲酒論文情甚浹洽中年齎志以歿復苦伯道李天尺行六亦善交也

○己未庚申二年余同表兄雲書受業於邱先生之門諱時中號拙叟講書惟咀嚼白文自有眞實妙義一字不勦陳言聽講時擇其精要手錄成帙歷二十年

始經謄清名曰口授講義眞至寶也

○黃洸洲先生維祺慕長生之學易簀時口占長短句有悶悶悶寶山空回千古恨之句常云人身爲形山山中有至寶故名曰寶山人但不察耳曾爲我批點性命圭旨一部又曾題其堂曰留餘壬寅四月閱宋周密癸辛雜識外集云馬碧梧格言曰留有餘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之福以還子孫洸洲殆欲留福以還子孫云以上並知非瑣言

○萬歷甲午呂鳴寧先生正音將科試問之卟卜而拐

仙李祖降云州内守二人及榜發則先生與潘處
廷也又贈先生詩云五年一夕喜奇逢草舍茅菴
樂意濃白髮故人中夜到大家醉飲笑東風乙未
北上經東平忽大風晝晦因止北郭老叟家見一
室懸李仙像神釆如生忽忽心動欲得之叟云自
高曾世世傳奉有以五百金求之余不與也遂别
去後五年一夕關門獨坐忽有老翁至絶似畫中
人延入談心飲以清醪老翁出丹藥以贈問其來
處曰北郭醫痴人來叩其姓名不答忽去旋跡之
不可得而贈詩之言驗矣甲辰又過東平則叟已

物故像在頹垣積土中急尋之失去下半因帶入都旋得高苑教諭付畫手補之畫者惡其目有神以舌舐之先生怒別屬王生以古色紙裝潢今子孫世保之呂氏家記

○亢父城旁有智井乾隆乙亥曾有好事者浚之偕五六人執炬縋而下有隧道旁通甃以石欄有志石不知其深淺度可以至城內欲窮之聞有聲懼而出以石覆之今當復堙矣邢漢沖錄

○有王勷者其父曾貸倪氏金五百未償卒勷幼雖不知其數而微聞有貸金事久之家稍振乃因歲

友赤原券驗議償先是假金後倪故未嘗索至是顧問者而不出其券最後兒靳孝廉等三輩力求之如索負然倪不得已檢付靳三人者見數稍多無語去以告勤勤曰諸君請勿訐倪固長者不期如其數顧少復一金即亡父負一金也竭其貲二日內卒償之靳乃丙午運震記其事今載空山集

孫適齋記　閣學公鼐又嗣

○杜去病不知何許人善飲年八十餘猶能浮大白徒步訪友百里外常以椰瓢藤杖自隨劉汶贈以詩云身健無塵事懷開有好顏半瓢輕綠蟻一杖

飽青山客以和相狎天容老得閒新詩饒野趣退谷白雲閒潘在茲錄

○濟州城南卧佛寺之南陶姑菴有尼僧自幼父母令出家刻苦自治每一念非禮卽引錐自刺血流以敗絮拭之臨終召其弟姪付以後事羣見一篋封鐍甚密以爲當有私財及發之則盈篋悉血絮也遂語其故且曰出家甚不易人有子女切勿輕令出家也言畢而卒尼俗姓陶人遂名其菴云柚堂續筆談

○李浩齋鯤字化鵬牛空山金石圖誤鯤作鵾幼時因痘瘍而左目盲

及長性嗜金石收藏鐘鼎圖書碑版文字甚富工行草隷篆乾隆二十九年年六十有四忽疽發背而右目亦盲所藏有鄉前輩于中丞若瀛所書白衣大悲五印心陁羅尼經石刻至是晨起必焚香諷誦不少怠明年十月二日方夙興禮拜左目復明迄今年七十有七猶能作行楷書王枚生錄

○明經張延英字德頡有同學甲乙兩生素友善甲稟膽而乙儇補甲病乙朝夕往探之因窺其妻有色遂起兩利之心旣甲病卒乙赴廣文署躍而喜曰余得補其缺矣聞者鄙之居數月乙復娶其妻延

英深斥其非乙不服訐於學使徐公鐸褫其衣至學使吳江李公時乙復求以原名應試得入泮未幾死瀘溪令孫鏡幸同里紳士表延英盧曰古道照人陳揆若錄

○孫庶常玉庭讀書其婦翁張太守亦暢園中甲午夏日有芝一本生於齋未幾有鶴止齋前樹既赴省而宿桂齋花北方桂皆來自江南者隔秋即枯或僅有葉存耳其鶴非千年不能樹上集也人以爲瑞而玉庭午未聯捷選庶常史紅亭錄

○辛卯過集慶堂見舊硯若綠端狀背有銘乃吾濟

天長令恬菴潘公所記云粟亭硯少陵所開宋荔裳繼之子又繼之此在端溪之上遠呈濤供或不河漢其言耳同年卯君馮公牧泰州以此寄予予卽摘其札以爲銘高年兄弟如時晤几席間矣因憶廿年前晤萊陽宋觀察孫梅亭覩此硯有句云古硯泰州有粟亭吾家故物總凋零大馮獨贈千秋寶小宋同分一字銘試墨何須誇雪浪濡毫端不讓金星杜陵老去山川在好向潘江訴五丁續錄於此以志物之轉移各有定數前輩交情別具古道耳史本硯記

明末土賊攻城甚危傳言欲殺者知州一人而已城中可急送出不然且屠城有役朱錫者與知州貌類自請易衣縋城出賊磔之而去至今祭厲壇以朱爲首 潘在慈錄

補遺補第八頁甲申京師條前

初廣東解部金花銀四十萬以賊梗寄濟寧庫總河黃希憲欲携之南行恐紳民不從乃先散各官後若干各紳民若干各營兵若干紳士之銀僅有其名多乾沒於衙役賊將郭升至知有此銀按籍而追夾副將盧鳳鳴及知州朱光其銀立集大都畏賊各出賠補共得銀一十三萬以舟載赴東昌未及用而遁銀遂留東昌凌駉與諸紳借以招叛將張國勛東昌諸紳實未嘗出一文厥後張鳳翔等南來此銀尚餘八萬夫追銀則有濟寧捐餉則

有濟寧惟賊所餘之銀濟寧不得而問焉乃東昌叙功而濟寧不及何也楊士聰核真略

六月十七日舟抵濟寧鄉兵頭目李允和米繼宗來見欲留余余語以天津道孫公移文相留余力拒之且吾義不從賊萬苦南來若中道而留何以自解諸人唯唯而去濟寧自賊未至時城守粗備署道僉事王世瑛乘總河黃希憲南奔大張僞示甘心從賊賊至即以城降五月十二日濟紳潘士良等以賊將刑拷追銀人心駭憤遂因鄉兵擒斬賊將傅龍僞防禦使張問行士良署總河楊士聰核真略

○黠僧自稱睢寧人少好劍術崇正末諸豪結壘淮壖長山劉孔敬亦在其中黠僧往依之孔敬與劉澤清佐遘變遂祝髮自名性黠能琴習繪事精牛眠術甲午來濟州搢紳皆與之交丙申遊金陵丁酉遊山右澤州有村百里無井僧云某處有泉如其所指鑿之果得水甘而洌庚子後回濟赴褚氏之招卒于嶧 鄭確菴記

○金鄉貢士王永印任霑化訓導能詩善風雅有異疾時聞耳中作歌舞又爲更改詩句每戲弄之卒以致死其遺詩斷句人膾炙之唐豹巖云 李鐵橋記

○天井牐金龍四大王廟配享有晏公蕭公濟南志云相傳江中有椶繩二號大宗二宗許旌陽偶過江食柿棄其餘柿遂借爲目愈逼許當舟而現許倉猝無以禦取法印擊之中額兩宗得印稱正神一稱晏公一稱蕭公處處祀之王枚生記

○晉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廬人淳于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且有大鼠伏死手前見晉書柚堂筆記

○桃鄉城即桃聚亦曰桃城後漢屬任城郡國志云

任城有桃聚光武紀注桃城在任城北劉永傳注
云在龔邱而北麗蘇傳云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水
經注桃鄉故城在泗汶口則通志云在今汶上縣
北五十里信矣而與六十里之數不合豈六十里
之上脫百字耶兗州府志原編云在東阿而任子
家乘云在州北三十里房葛舖任子會居此皆當
存疑藍志

○潛稼堂太史耒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
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
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

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
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註云泰山南
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
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
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
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
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史記平原君傳封于東武城以其與定
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
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
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攙加也子羽傳[illegible]

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鄪即費字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作魯人攻費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鎮又可以

見南城之即爲武城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冑裔孫質粹於吉安之

永豐遷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夫曹縣之冉堌秦相穰侯魏冉之冡史記穰侯卒于陶因名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冡南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按太史之說當本之於其師今兩存其說以備考○其

山東通志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即曾子葬父處亦名曾子山其麓爲印有子游祠其旁爲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

永豐後居嘉靖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先曹縣之冉堌集相壤係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

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為[illegible]如此之類甚難以盡信也跋太史之說當本之入其師今兩存其說以備考○

山東通志載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自曾子葬父處亦名曾子山其麓為印有于游祠其旁為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